

詞學

第八輯



《詞學》編輯委員會

俞平伯 任中敏 唐圭璋 潘景鄭
錢仲聯 宛敏灝 王 起 程千帆
萬雲駿 施蟄存 馬興榮

主 編

唐圭璋 施蟄存 馬興榮

詞 學

第八輯

《詞學》編輯委員會編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譯文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8.25 插頁 2 240 千字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冊

ISBN 7-5617-0526-3/I·042

定價: 3.75元



連日未晤念甚黃

子久平卷借來一看

諸不一期小弟成信耳



納蘭成德手蹟(二)

歌斜一逕入門向夕陽邊何必堪娛
賞凋零自有憐松寒疑有雪僧老
不知年只合千峯上長吟看月圓

戒壇

成誦之詩一二章。一夕理老杜題詠
 是武侯祠詩。方集力聲。若以選廟
 丹書上落。若以學木長。案上鑑光
 舒畫者之志。乃極之為秘。多思覺
 似在空室中。事一宇。心何止主事耳。
 宣孝子乃重古山。中學本名。因棄如。
 故鄉。為大中原。南直多餘金華。

顧隨《稼軒詞說》原稿

十二峯青頗貯山水秀閉門修酒經白雲生硯石疎雨
灑牕櫺子上三洲去手杯猶未停昨賦此送秦文仲博
士還三沙今早李察秀才來誦此遂書遺之介叟記

新詞藁

瑞鶴仙癸卯歲為先生壽

轆轤秋又轉記旋草新詞江頭憑雁乘槎上銀漢想車
塵纔踏東華紅輦何時賜見漏聲移涼宮夜半問尊鱸
今幾西風未覺歲華遲晚一片丹心白髮滴露研朱

詞學

第八輯篇目

論述

有關周邦彥詞的幾個問題·····	唐圭璋	潘君昭〔一〕
張炎的北行及其他·····		馬興榮〔二〇〕
詞的接受美學·····		趙山林〔二四〕
《樂府補題》與清初詞風·····		嚴迪昌〔四一〕
《人間詞話》境界說給詞學批評的啓示·····		鄧喬彬〔九三〕
周密詞論思想探討·····		胡樂平〔一二〇〕
姜夔事跡考辨·····		謝桃坊〔一三六〕
金元詞調考·····		周玉魁〔一三九〕
稼軒詞韻說略·····	周篤文	馮統〔一五〇〕
姜白石詞「兩上連屬」例釋·····		何令龍〔一六〇〕
劉熙載詞論初探·····		殷光熹〔一六五〕

說憶秦娥·····

施蟄存〔一八四〕

文獻

詞人納蘭容若手簡·····

〔一八七〕

天風閣學詞日記（一九四〇年七月至九月）·····

夏承燾〔一八〇〕

涉江詞外集甲稿·····

沈祖棻〔二一七〕

轉載

記飲水詞人夫婦墓誌銘·····

啓功〔二〇三〕

書誌

詞學書目集錄（二——七）·····

編者〔二〇八〕

新得詞籍介紹·····

秋浦、北山、丙琳〔二四五〕

詞苑

許傑四首

余立四首

施亞西三首

熊盛元二首

劉夢芙二首

徐定猷二首

趙文漪四首

蘇仲翔二首

彭靖二首 馬祖熙二首 韓國磐二首 周煉霞二首
王季思一首 施蟄存一首

叢談

傷逝錄(二三)
穆護歌(四〇)
衍白樂天詞(五)
新水令(九二)
樓扶(二五)
宋人佚詞(二五)
一叢花(二四)
罪過(二〇一)

編輯後記 (二五二)

圖版

- (1) 納蘭成德手迹(一)
- (2) 納蘭成德手迹(二)
- (3) 《四庫全書》本《夢窗新詞稿》
- (4) 顧隨《稼軒詞說》原稿

有關周邦彥詞的幾個問題

唐圭璋 潘君昭

一

北宋自神宗時王安石變法至徽宗時新法完全變質，這段時期的社會現象在文學上是多所反映的，就周邦彥來說，在他的作品中，也是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法，藝術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和個人感受；可以這樣認為，他的許多作品是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的。他的《汴都賦》完成於神宗元豐六年（一〇八三），表明他對王安石變法革新的擁護，他的進取的政治態度是十分明顯的。他在詩作中表現出對國事的關心，如七古《薛侯馬》與《天賜白》。在詞中，例如他在哲宗元祐初年離京後所寫的一些詞篇，具有「看似清麗，而弦外多悽抑之音」（龍榆生《清真詞敍論》）的特點，亦即層次較多，含蘊較深；他在哲宗元符三年《重進汴都賦表》中自稱「命薄數奇，旋遭時變，不能俛仰取容，自觸罷廢」。即是說他在舊黨執政時的被貶出京，是由於不願改變自己的主張和態度。這些思想在他的游宦生涯的詞作中曲折而隱約地透露出來，因此不能僅僅注意其「清麗」，而忽視了「弦外多悽抑之音」，更不能由此而認為這些詞裏沒有反映社會現實，缺乏思想深度，從而貶低其文學價值。

周邦彥二十四歲以前在家鄉杭州曾有過一段時期過着游樂的生活，也寫作過一些小詞；但入京後就潛心向學，以期有所成就，博取聲名。元豐八年（一〇八五），神宗去世，高太后聽政，起用司馬光為相，盡復舊人舊法，罷除新人新法，周邦彥亦於哲宗元祐二年被貶離京任廬州（今安徽合肥

市)教授。由於遭際處境發生變化，引起他思想上的波動，其詞風於此時開始轉變，試看其在廬州所作的宴清都詞：

地僻無鐘鼓。殘燈滅，夜長人倦難度。寒吹斷梗，風翻暗雪，灑窗填戶。賓鴻漫說傳書，算過盡、千儔萬侶。始信得、庾信愁多，江淹恨極須賦。淒涼病損文園，徽弦乍拂，音韻先苦。淮山夜月，金城暮草，夢魂飛去。秋霜半入清鏡，歎帶眼、都移舊處。更久長、不見文君，歸時認否？

詞中道出他出京來到「地僻」的廬州後愁恨交併的憂憤心情，自己因多病而消損，以及由於音書難通而對妻子的深切思念。這是通過身處逆境，自傷羈泊的描繪，透露出元祐初政局變化對他個人生活和思想所產生的影響，並非孤立的寫景言情。

廬州任滿後，周邦彥又轉任至荊州（今湖北江陵縣）。《清真詞敘論》說：「三十後始出京教授廬州，旋復流轉荊州，侘傺無聊，稍捐綺思，詞境亦漸由軟媚而入於悽惋。」并舉出作於南都（即荊州）的少年游詞：

南都石黛掃晴山。衣薄耐朝寒。一夕東風，海棠花謝，樓上捲簾看。而今麗日明如洗，南陌暖雕鞍。舊賞園林，喜無風雨，春鳥報平安。

全詞以寫景為主，晨起捲簾，遠望晴山似黛，近惜庭前花落。所幸天朗日麗，園中鳥鳴嚶嚶，予人以慰安。寫來字句流利，但從鳥報平安等語來看，則又似不僅寫景物，還流露出自身徙轉他鄉而幸自無恙之意，這也即是《清真詞敘論》所謂的「看似清麗，而弦外多悽抑之音」。這種意在言外之音，是他在被貶離京後鬱鬱寡歡和憂慮不安之情的反映，與生活現實有着密切聯系。

元祐八年春，周邦彥被任命爲溧水（今江蘇溧水縣）縣尹，這裏與道教勝地句容縣茅山相距不遠。南宗強煥《片玉詞序》說該縣後園亭堂，都由他「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樓鑰則稱他「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雞，自以爲喜。」（《清真先生文集序》）可見此時老莊思想對他起着一定影響，這在其詩中有所表現，「本非民土宰官身，欲斷人間烟火谷。行尋幽洞覓丹砂，倘見臞仙騎白鹿。」（仙杏山）也是他幾經流徙、憂思難平，欲假老莊「委順知命」來求得心靈的寧靜，這種想以「樂天知命」的態度，以解決近十年來宦游異鄉的苦悶的思想，在著名的滿庭芳詞中表現得很爲明顯。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烟。人靜烏鴛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憑欄久，黃蘆苦竹，疑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

外，長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簾枕，容我醉時眠。

「黃蘆苦竹，疑泛九江船」借白居易謫居江州而作《琵琶行》來表達自己此時的心情，而「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則又說明他厭倦於惴惴不安的游宦生涯，祇能從醉眠中忘却現實，獲得心頭的寧靜。由於他在現實中所感到的壓抑、憂鬱，是在靜境中以委婉的方式流露出來，所以被認爲是「神味最遠」。這時他的詞在藝術上也日臻成熟，所寫的一些詠梅詞亦是借梅抒懷，而且「圓美流轉如彈丸」。

紹聖初，哲宗親政，起用新派，恢復新法，周邦彥亦於此時被召還汴京。著名的瑞龍吟即作於此時，詞中不僅是懷舊、懷人，還借劉郎（禹錫）被貶後重返長安事，暗示自身在新舊兩黨之爭中的處境。以「傷離意緒」來概括回京後的複雜心情，充分體現出「言欲層深，意欲渾成」的寫作藝術。

周邦彥於徽宗政和末年提舉大晟府，其屬僚有萬俟詠、晁端禮、徐伸、田爲、姚公立、晁冲之、江

漢等七人，并曾爲万俟雅言的《大聲集》作序。他任大晟府提舉時間不長，這時他年事已高，閱歷亦深，眼看朝政日非，感慨良多，在詞中以「京華倦客」（蘭陵王）自稱，詞意亦多遲暮之感，故園之思。這是他經歷了漫長的人生歷程，對生活、對社會的感受在詞作中的反映，其含意是深蘊於內而又耐人尋味，引人深思，所以「行於世也尤廣」。

評價周邦彥的思想意識以及其詞作的社會意義，需要從其人其詞的具體情況來進行驗證剖析。他自神宗朝以獻賦稱頌新法而擢升，元祐初又因舊黨執政而外放廬州、溧水等地，至徽宗時三度赴京任大晟樂府提舉，此時正當蔡京等奸佞大興花石綱、造萬歲山，殘酷剝削百姓以供徽宗淫樂，政治腐敗，民怨沸騰；當時大晟府晁端禮、万俟詠等人曾「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製詞實譜」（《碧雞漫志》卷二）而周邦彥則「集中無一頌聖貢諛之作」（《清真先生遺事》）。《遺事》還指出：「先生於熙寧、元祐兩黨均無所依附，其於東坡爲故人子弟，哲宗初，東坡起謫籍，掌兩制時，先生尙留京師，不聞有往復之跡。其賦汴都也，頗頌新法，然紹聖之中，不因是以求進，晚年稍顯達，亦循資格得之。其於蔡氏，亦非絕無交際，蓋文人脫略，於權勢無所趨避，然終與強淵明、劉易諸人由蔡氏以躋要路者不同。」樓鑰亦說他不依附新黨以求榮達，「雖歸班於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至於詞作，除了在故鄉年少冶遊時寫下應歌的小詞，入京後生活和思想都有所變化，特別是元祐以後由於政局變動而數度遠宦，詞作亦漸趨悽抑、深沉而多弦外之音。

由此看來，周邦彥許多詞作顯得層次較高、較多，是由於社會環境、個人遭際和學養而逐步形成，的主要是將宦途中無意俯仰取容因而流轉羈泊的愁思委婉道出，其中不僅有個人身世的慨恨，也不乏對新法變質以後社會混亂動蕩的憂慮，這是構成他沉鬱頓挫的詞風的重要因素，同時也表明他

的許多詞作不僅在表現手段上，而且在內容方面都是具有獨到的造詣，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二

在目前所見到的北宋詞評中，沒有見到有關周邦彥詞的評論，如晁補之的《評本朝樂章》，其中評述了柳永、歐陽修、蘇軾、黃庭堅、晏殊、張先、秦觀等七家詞。李之儀的《跋吳思道小詞》談到《花間》和柳永、張先、晏殊、歐陽修、宋祁、吳思道等人的詞。李清照的《詞論》創詞「別是一家」之說，論及詞人更多，但對周邦彥詞却隻字未提。這個問題引人注目而又令人難以索解。以下擬談談我們的看法。

周邦彥少年時在家鄉杭州的情況與溫庭筠、柳永的青年時期頗有相似之處，溫庭筠「初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狎邪所費，勗大怒，咎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玉泉子）《舊唐書·本傳》則稱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家子弟裴誠、令狐綯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宋初柳永自稱「當年少日，暮宴朝歡，況有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留連」（戚氏）並且由於「喜作小詞，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儇子縱遊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率」。（《漁隱叢話》引《藝苑雌黃》）而周邦彥，《宋史·本傳》亦說他少年時「疏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其間出入歌樓、飲酒作小詞的冶游生活恐怕是他被人認爲行爲「少檢」，從而「不爲州里推重」的原因之一；在他離開故鄉十年以後所寫的一首《滿庭芳·懷錢塘》中可以看出其中消息：

山崦籠春，江城吹雨，暮天烟淡雲昏。酒旂漁市，冷落杏花村。蘇小當年秀骨，繁蔓草，空想羅裙。潮聲起，高樓噴笛，五兩了無聞。淒涼，懷故國，朝鐘暮鼓，十載紅塵。但夢魂迢遞，長到吳門。聞道花開陌上，歌舊曲，愁殺王孫。何時見、名娃喚酒，同倒甕頭春。

可以認為，他年少在杭州時已在寫作軟媚小詞，爲數恐不會太少，而並不是「大抵成於少日居汴京時」。（《清真詞敍論》）

杭州商業繁盛，風景如畫，柳永曾在此逗留，寫下望海潮詞，對這座名城倍加稱賞。柳永詞想來在當地流行頗廣，並且對周邦彥詞起着很大影響。周邦彥於二十四歲亦即神宗元豐二年離鄉赴京，此時他對自已過去「不爲州里推重」的所作所爲和今後的生活道路大概經過一番慎重的權衡和抉擇。柳永因「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而被「留意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豔虛華之文」（《能改齋漫錄》）的仁宗黜落。關於柳永因「喜作小詞，薄於操行」，以致失意仕途的事，周邦彥不會一無所知，此次去京，他是懷着用世之心，欲以文章獲取功名，期望有所作爲。這樣也就必然要改變過去的生活方式，而以新的姿態走上新的人生道路。

周邦彥在汴京爲太學生的幾年間，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是刻苦習學，不僅寫詩，「同舍賦詩十一人，僕與其一」。（《薛侯馬并序》）而且還致力於寫賦，於元豐六年進《汴都賦》，《汴都賦》七千言，「多古文奇字，神宗嗟異，命左丞相李清臣讀於延英閣，多以邊旁言之，不盡悉也」。（《咸淳臨安志·人物志》）可見寫作此賦曾化去他入京以後數年之間大量的精力，在這期間冶遊之事，應歌之作不會沒有，但由於上述的種種原因，在這方面他的行爲較前想必多所約束，出現在人們眼前的只是一個致力於文章詩賦的太學生，而不是傳統所云縱游歌樓、淺斟低唱的詞人。

由於《汴都賦》頌揚新政，「盛稱熙豐新作」（葉適《習學記序目》），神宗特將他「由諸生擢爲學官」（樓鑰《文集序》）自此直到哲宗元祐二年他三十二歲離京任廬州教授，這八年間他並未以詞知名於世。陳鵠《耆舊續聞》（沈雄《古今詞話》引）、張端義《貴耳集》中有關《少年游》、《蘭陵王》等記載都是傳說附會，前者還引了《一落索》（眉共春山爭秀）和《鳳來朝》（逗曉看嬌面），從內容上看不出一定是作於汴京。而晁補之的《評本朝樂章》，係作於元祐年間（見祝穆《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十四：「元祐間，晁無咎作《樂章評》。」）其中未曾提到周邦彥，大概就是由於上面所述及的這些原因。另外，李之儀《跋吳思道小詞》祇提到宋初的柳、張、晏、歐及宋祁，蘇黃以下都未論及，不提周邦彥，也是自然之事。

引人注意的是李清照《詞論》隻字未提周邦彥詞，她於徽宗靖國元年（一一〇一）與汴京太學生趙明誠結婚，一直到大觀元年（一一一〇）夫婦離京屏居青州，這段時期周邦彥亦在汴京。他自元祐二年起先後宦居廬州、荊州、溧水等地，所作多羈旅感慨、哀歎中年之聲，紹聖四年（一一一〇）再度來京後作詞多懷舊之意、身世之感，直至徽宗政和元年（一一一一）離京，這時他的詞風早已由軟媚轉入悽惋，漸多傷時感慨、意余言外之音，已是藝術上日臻成熟的知名詞人，且又符合《詞論》提出的「知音律、重典雅、主情致、多故實」的要求，《詞論》所評均爲北宋詞人，大概作於北宋末期，按照常情，對於這樣一位詞人是不應該略過不談的，隻字未提說明其中必有原因，而這原因還得從《詞論》本身中去尋找。

《詞論》首見於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序言作於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其來歷胡仔自序中有說明，「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而攬收羣書

舊有遺者，及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詞論》一文開頭就是「李易安評」（《詞論》是後人所加的標題），沒有像其他條目那樣寫明白出自何書，則其來源應屬於胡仔所「聞見」的一類，這篇屬於他所聞見的評論文字，是否「全豹」，胡仔并未加以說明，因此不能斷定它是一篇完整的《詞論》。是否與李清照原文有出入也是不得而知，黃昇對於胡仔《漁隱叢話》的評價是「貪多務得，不沉則冗，求其有益於詩者，如披沙簡金，悶悶而後得之，故觀者或不能終卷。」（《詩人玉屑序》）在貪多務得而胡仔自己又是「杜門却掃於苕溪之上二十餘年」的情況下，如果其收集的某些材料不盡可靠，本來不足爲奇，祇是不能輕信，以此作爲唯一依據，而應通過各種方法來證實其可信程度，從而得出較爲正確的結論。

《詞論》的來歷是屬於胡仔所聞見的一類，其可靠性不能完全保證，《詞論》中某些評述，頗多失當之處，與作者的學識涵養牴牾極大，令人費解；胡仔在按語中也看出此點，「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他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李清照恃才傲物，有意貶低前輩詞家來擡高自己，這種說法意在貶低李清照，毫無說服力量。清照本人不會對《詞論》所提到的「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甚至進行諷嘲，作出不公之論，從而如胡仔所云達到「以樂府名家」之目的。因爲這種做法祇能貽笑方家、自損令譽。

由此看來，這篇本來屬於「聞見」一類且又轉輾相傳的詞評，其內容有可能經人竄改和增刪，以至與原來意思大有出入；李清照的《授內翰綦崇禮啓》就被竄改成爲「改嫁說」的主要依據，胡仔在《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十亦引用了其中毀謗清照之語，「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又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儉之下材』傳者笑之」。「傳者笑之」與「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